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尼泊爾大地震，死傷近萬。這使我回憶起二十多年前旅遊該國的情景，並經歷過不少有趣的往事。

尼泊爾是一個山國，位於中國西藏之南和印度之北。由於北部有世界屋脊最高峰的珠穆朗瑪峰，為登山人士必到之地。而尼泊爾的廓爾喀族人，常常應徵為英帝國主義的傭傭兵。在英國統治香港期間，常有尼泊爾傭傭兵駐紮，並為港人所熟悉。現在仍有少數尼泊爾人定居香港，並受聘為保安工作。我在短暫停留尼泊爾期間，有幸觀察到他們的婚禮和喪禮。在前往該國另一城市博卡拉，欣賞了那裡的一個翡翠湖（Pheval Tal）的湖光山色之後，幸運地看到一場嫁女出閣的隆重儀式。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而停留良久，把這一場婚禮從頭看到尾。

尼國的婚禮和喪禮

這一次是有一個印度少女嫁到尼泊爾來。兩國相連，宗教和語言大致相通，婚禮的不少。還有一個奇怪的理由，是印度少女喜歡嫁到尼泊爾，原因是避免印度嫁女繁文縟節。加上在印度，嫁女需要負擔一大筆嫁妝的費用。相對嫁到尼泊爾，男家的要求不高。因而女家大多願意越過邊境來找女婿。

在翡翠湖畔，女家搭上一個帳篷，為新娘化妝、休息之用，而嫁妝則是擺在露天的帳篷旁，供親友品評和觀賞，現場所見，有衣櫃、沙發以及若干飾物。儀式冗長，誦經文、灑聖水，進行祝福。我們聽不懂，但卻不願放棄看看這個婚禮的全過程。到了新娘開始抽泣，並向親友們道謝和告別時才結束。這一場出嫁的儀式，男家親友和新郎都沒有出場。

至於葬禮，一如印度在恆河舉行的一樣。尼泊爾人則在巴格馬蒂河進行。河邊有一個個的水泥平台，供火葬喪家之用。尼泊爾絕不土葬，認為火葬上天堂的機會大一點。這條聖河，既是洗聖水之處，也是丟骨灰的地方。污水垃圾處處皆是，實在看不出「聖河」的神聖之處。

浪子填詞人潘源良

車淑梅

披肩，有點不理世情，不吃人間煙火的味兒，到底這形象是由他所寫的歌詞，還是由他和珍珠離離合合的愛情故事所致？

他極懂女人心，《容易受傷的女人》、《最愛是誰》、《情深說話未曾講》等等作品都打動人心，是因為常被家中女兒婆婆媽媽、姐妹等包圍嗎？「非也，人的經歷有限，我的靈感絕不可能全是真實故事，是樂曲本身給我的感覺，聽過一遍又一遍，歌詞自然跑出來。」

浪子填詞人潘源良

其實浪子的填詞功力是無師自通的，他自小浸在旺角女人街的流行歌曲當中，「當年沒有噪音管制，我住在六樓，整天都轟着最熱烈的歐西歌曲、電視劇主題曲，沒有一個角落是清靜的，也被訓練到聽無處不可思考和寫作。」

潘爸爸是油麻地區餐廳老闆，因困難要幫忙送外賣，在那裡的唐樓留下了不少足跡，同時也會常常跑到戲院去看西片。就是這樣，他迷上了藝術工作，中文大學傳理系畢業後，他跑到無線新聞部工作，「這是我的第一份長工，之前半工讀，早上上班翻譯國際要聞，電視台也沒有早上節目，全日的重點製作由午間新聞開始，新聞播放完畢，我便放工了，後來發覺新聞要實話實說，滿足不到我愛創作之心，於是我轉到麗的任劇集的助理編導。」

自始，潘源良年年轉換工作環境，往後服務過香港電台電視部、新藝城、德寶電影公司。上世紀八十年代尾更成為有線電視足球評述員。當然最為人留意的，除了填過不少金曲歌詞外，就是前年那一部由黃耀明、李麗珍主演的《戀愛季節》。話說當年剛由新藝城轉投德寶電影公司，主要為了夢想為林子祥（阿Lam）開拍一套自己寫好了劇本的電影，但阿Lam忙透了，岑建勳建議不如先拍一套青春片《戀愛季節》，命筆屬意由初入樂壇的黃耀明擔任男主角；而女主角，大家都指定初露頭角的羅美薇，文靜甜美與男方斯文內斂剛好配合。潘源良卻力排眾議，指男女主角都乖戾，火花不及各性格的更有變化，他選定了形象活潑反叛的李麗珍。這樣的一改也就改寫了潘源良的一生，據聞他為了珍珠連婚姻也放棄了，可是卻未得到認可，及後女方結婚了，丈夫不是他，珍珠當媽媽，他也不是孩子的爸爸，可有失望？「我不是一個愛爭取的人，卅年了，這一切都是緣分。」一直在等她嗎？「我不是這樣的思考方法的人，我們多年無見，多年前重遇，感覺依然，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感覺幸福嗎？「我不會用這樣的形容詞，因為人在進行式的時候，毋須特別提起，例如在駕駛，司機不會自言自語的說我在開車……」。

浪子填詞人對這段馬拉松之情，說不出一句形容詞，只在我的電台節目「舊日的足跡」中點播《十個救火的少年》來描述這段情可夠奇特，是要旁人別太關注嗎？浪子，我只想說幸福是要爭取的啊！

琴台聚客

潘國森

前文提到我們對算「命術數紫微斗數」的「星群」重新劃分，是為了教學方便。傳統分為北斗、南斗和中天，有可能加深大家的誤解，以為斗數用的星真是天上的星辰。

傳統的法說是紫微即指北極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北斗七星云云。七星簡稱「貪巨祿文廉武破」，是從印度傳入的叫法，在堪輿學亦經常用到，不過，與斗數的七星只是名稱相同，內容卻有異。例如一般的說法是風水中的五黃廉貞是大凶星，但是斗數中的廉貞雖然化氣為凶，但跟其他十三正曜一樣有吉凶兩面的性質。中國傳統稱北斗七星為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和搖光。香港人即使對中國古天文學沒有興趣，但是讀過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的話，當記得書中虛構全真派的「天罡北斗陣」，作者有簡介過怎樣用北斗七星找北極星的位置。斗數中的祿存和文曲都不在十四正曜之列，遠遠比不上正曜那麼重要。

現時一般斗數入門教科書都是由紫微、天機、太陽的次序來說，我們認為有需要更新。「紫陽星群」共六曜，即紫微、廉貞、武曲、太陽、天機、天同，它們的相對位置固定不變。學過斗數基礎的朋友，都能記得武曲是財帛主（財帛宮主星的簡稱），廉貞是官祿主（現代官祿宮已改稱為事業宮），天機是兄弟主等。前二

者好理解，天機為甚麼是兄弟主呢？不是說天機人兄弟宮通常指兄弟不多嗎？實情是這三主星都是紫微坐命時的固定格局。換言之，紫微坐命的人，事業宮必定坐廉貞、財帛宮坐武曲，而兄弟宮則坐天機！如此而已，足見前人這樣安排是為了幫助初學者記憶。

近日又發現有學了斗數多年的年輕朋友居然不知紫微、廉貞和武曲永遠在三合宮相會！情況跟七殺、破軍、貪狼完全一樣。只因「殺破狼」的術語人掛在口邊，連不懂斗數的人都聽得熟，可是許多人都不知「紫廉武」同樣如此！學的人「瞞查查」，教的人敷衍塞責，造成了笑話！

「府陰星群」的位置也固定，天府、太陰、貪狼、巨門、天相、天梁和七殺，是「七星聯珠」，再加破軍在天相的對宮，這樣就很容易記住了。

這是按正曜相對位置劃分。另外還要按正曜同宮會照的可能，分為「紫府星群」和「日月星群」。紫府系是紫微、天府、天相、武曲、七殺、破軍、貪狼、廉貞共八曜；日月系是太陽（日）、太陰（月）、天同、天梁、天機、巨門共六曜。紫府系與日月系不可以同宮或會照。當然，這裡講的「會照」是指命盤上機械式的能否組成星系。但是「會照」還有別解，同一個術語有多過一個層次的概念，在不同學科都很常見。紫府系的星，其實也可以「會照」、「遇上」日月系的星，反之亦然。那是指本命與大運流年的關係，如紫微坐命的人，大運流年經行太陽、太陰的宮位，就是「進階級」的會照了。

穀雨的稻香和甜美

穀雨時節，收到微信好友發來的短詩，「穀雨這天，我在江南，這一天，我不關心男人、女人，只關心耕牛，關心土地，關心我種下種子，流下汗水，是否回報我應得的收成。」躍動的詩行，洩露出心中的愉悅，毫不掩飾詩人對季節的貪戀。我遂如法炮製：「穀雨時節，我在山東，我不關心……」詩是愉快的，心裡也真的是非常愉快。看窗外陽光明媚，春深幾許，節令在催促人們春播春種，同時也令多情的人思緒縈懷。

前一夜的雨水，飽滿了門前的花樹，浸潤了廣場的草地，青蔥鋪滿田壟的麥浪，皆是穀雨嶄新的氣象。望着活潑可愛的孩子們，在廣闊的草場裡放風箏。柔和的風，掀起身上小小的衣衫，五顏六色的衣裙，就像綠草地上的一個個移動的標點，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幸福。穀雨的天氣，這一天是祥和的，是溫暖的，是彩色的，是歡笑的，是舒暢的。人們歡暢於嶄新的生活，嶄新的田野，嶄新的播種，嶄新的生命航程。

過了穀雨，夏也就來了。穀雨時節，總該做點什麼，不然時不我待。古時的女子，穀雨這天要打扮一新去走親串友，不是濃妝艷抹，而是輕裝薄衫。想那終於卸去重羈，素衣簡行的樣子，是何等的輕快，就連春水橋下的流水都覺得清爽三分。而今天的女子，不知又該找出何等的理由，組成類似的出行。穀雨這天，大多數人是喜歡遠遠的，不能遠足的就在這門口轉轉，種種花，除除草，鬆鬆土，施施肥，或到田野裡挖挖野菜，賞賞山花，在風景優美的濕地公園裡乘一柳絮兒般

的小舟，以便蕩起風兒，體驗一番遠行的浪漫。

「穀雨前後，種瓜點豆。」自古以來，穀雨就是一個勞動的、沸騰的季節，人們用沉默、用耕種、用使出勁來的拉犁吆牛聲，代替愉悅的笑聲。中國的農諺，多與季節和農耕有關，儘管江南江北氣候不同，各地農諺卻人盡皆知。中華民族數千年留傳下來的民俗和農耕文化流傳至今，在年輕一代的記憶中雖然有些陌生，但是對於土地，對於每天親近它、侍弄它的人來說，仍然是熟記於心。它們在鄉村陌巷、田間地頭口口相傳。它們是土地的精魂，是莊稼的行吟，記住了農諺，也就記住了鄉愁。

有諺語曰：「穀雨前，好種棉」，又有「穀雨不種花，心頭像蟹爬」。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跟隨父母到田野裡勞動，泥土是熟悉的，草地是熟悉的，莊稼是熟悉的，河流自然也是熟悉的。在農田裡，常聽到的是這些話：「呀，你家的地裡下種了？」「是啊是啊，穀雨節啊，不能晚了……」這時候，北方播種，江南插秧，種瓜點豆於房前屋後，已成了一種不用號召的約定。過了這個時節，儘管種子種下，莊稼也生長遲了，先天不足，顆粒也不飽滿。

穀雨，看似是一個名字，與雨水無關，其實也真的與雨水有關。穀雨前後的天氣極易下雨，這一天的陰雨天，也關乎未來相繼某些日子裡的氣候，如「穀雨陰沉沉，立夏雨淋淋」、「穀雨下雨，四十五日無乾土」等等，極像秋季氣象中的另一個現象：立秋這天下雨，之後的三十天內一

定會陰雨綿綿，沒有特殊情況，這樣的天象不會輕易改變。在北方，我們把這樣的天氣叫「漏秋」，而這樣的現象，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自然規律，只能用科學去解釋了。

穀雨的本義，明代農學家王象晉的《二如亭群芳譜》一書中有明確記載：「穀雨，穀得雨而生也。」意思是穀雨時節天氣較暖，降雨量普遍增加，有利於春作物的播種生長。同時作者根據自己多年的認識與觀察，將各地物種按十二譜分類，四百餘種植物詳數記錄於書中。而元代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有註釋：「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對穀雨的解釋見之分曉。

除了遠足、播種外，具體到穀雨節令的，還有食物。我在江西的婺源，清明和穀雨那兩天吃過一種叫作「清明果」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由艾葉與糯米粉加水絞製在一起，形成綠色的麵皮，中間包裹上白皮蘿蔔和春筍剝成的餡，上籠屉蒸製而成，品嚐起來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沒有艾葉特殊之氣，據說在當地，這叫「吃春」。而在我們這裡，則是把吃春捲叫作「吃春」。在我們北方，穀雨前後山裡人家都會採集香椿，採集之後洗淨晾乾，可醃可烹可炸。油煎後的香椿，有着特殊的香氣，它不僅營養豐富，還有一定的藥用價值。中醫認為，香椿味苦性寒，有清熱解毒、殺蟲固精的功效，它芳香的味道，還能起到醒脾、開胃的作用。除此之外，香椿還能當作贈送親朋好友的禮物，「雨前香椿嫩如絲」，穀雨前的香椿價格不菲。

穀雨時節，天氣好時，陽光明亮，空氣清爽。東漢史學家荀悅《申鑒·雜言》說：「喜如春陽，怒如秋霜。」西晉文學家陸雲《晉故豫章內

史夏府君誄》有云：「閒非秋厲，惠淑春陽。」穀雨天長，黎明之時，窗外的鳥兒剛剛叫起，室內也就艷陽普照了。這個時候，宜於沏一杯綠茶，端坐陽台之上，一邊淺斟品茗，一邊讀書看報。望遠處盎然春色，依依的楊柳，綠眉如印，享受着濃濃的香茶和美好的時光，很有一番幸福的味道。

春深似海的日子行走江南，在一處風景優美的小區裡小住，周圍是綠得滴翠的竹林。每到晨間散步，雜草叢中，紅色的泥土地上，都能見一隻隻春筍稚芽初生，不過兩天的時間，低矮的筍，便長得如我一般高了，彷彿一夜之間，就能生長十數餘寸。它讓我想到了時光，時光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悄然消逝，在你有意或無意之間悄然流走。只是，時間在幼筍的身上，不是悲傷的消逝，而是喜人的成長。穀雨這天，我攀上陽光朗照的徽式閣樓，面對一山修竹，吟誦鄭板橋的《七言詩》：「不風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節柯。最愛晚涼佳客至，一壺新茗泡松蘿。幾枝新葉蕭蕭竹，數筆橫皴淡淡山。」我居住樓下，一杯香茗坐其間。」心頭盛開的是繁華，是美麗，是愜意。

不用遠觀，近前看，王貞白的《白牡丹》寫得尤其好：「穀雨洗纖素，裁為白牡丹。異香開玉合，輕粉泥銀盤。曉貯露華濕，宵傾月魄寒。家人淡妝罷，無語倚朱欄。」我居住的樓下，正有一樹梨花盛開，一叢深紅的牡丹含苞怒放。兩種花，都是我極喜歡的。牡丹屬於富貴之花，與之相比，你能意識到什麼叫高貴；而梨花清遠，花香卻不醉人。我不知道那叢牡丹是什麼品種，但從它們綻放之始，就悄悄為它起了個名字——「貴妃紅」。誰讓它們開放在穀雨前後呢？悠遠的稻香和甜美的愛情，才能夠得上「穀雨」這個時節，夠得上「穀雨」這個名字。

七嘴八舌

婷 婷

內地A股瘋狂暴漲帶旺香港股市，香港內地股民皆受惠，相信製造了不少百萬富翁，也製造了不少新股民及民間炒股專家，無論走到哪裡，總會聽到有人談股市升跌情況，去茶樓，去快餐店，甚至去麥當勞，都聽到有人在大談股經。人人緊盯手機上的股票圖面，個個似專家，分析得頭頭是道。身邊朋友十個有九個參與股票炒賣，而且都賺到一點錢，笑容都多了。不知是否大家心思花在股市上，沒時間去埋怨政府及罵官員，社會上噪音突然都少了些。雖然有外地資金湧入，但股災的憂患意識也上升了。

股市上升，民眾財富上升，自然解散了一些消費行業。自內地雷厲風行打貪後，大家都覺得高消費產品，包括各式名牌時裝手袋、珠寶首飾、藝術收藏的銷售市場都受重挫。事實是有受挫，但不算太重，因為內地A股瘋狂暴漲，股民身家也暴漲，自然願意消費，稍為可以填補一下。與保爾香港拍賣的老總聊起打貪對他們生意的影響，A股瘋狂升，賺錢後自然想辦法投資再賺取利潤，於是也有錢流入拍賣市場，投放在藏品上。早前在香港舉行的多個

股市暢旺收藏界得益

讀報得悉一位香港年輕爸爸黃鎮昌獨自帶著三歲女兒小悅到台灣環島遊，他的方式是踩單車，單車後拖著特製的嬰兒車。父女倆一起看花海、吃雪糕、看稻草，互訴心聲。這旅程是他送給女兒的禮物，他平時工作忙，少時間陪伴家人。他鼓勵其他爸爸：「人生只有一次，孩子長大了不能重來，不要做留白的爸爸。」

很佩服黃爸爸的行動，我們常聽到母女一起去旅遊，爸爸獨自帶年幼兒女旅遊，就不簡單，需要很大的決心、耐性和愛。

獨自和一名子女去旅遊，對孩子來說其實有莫大意義。我在女兒十歲那年的聖誕假期，丟下家中一大一小兩個男人，兩人去了名古屋旅遊。女兒雖然在大雪天出生，但在有記憶後的第一個白雪天，是在這旅程中所見。我們一起去居酒屋喝東西；一起泡溫泉；一起玩機動遊戲；一起互擲雪球；一起聽聖誕演唱；一起吃拉麵……雖然只是短短四天時間，大家卻是如此親近。對孩子來說，平時忙於上班的母親，現在完全屬於自己。那個行程，她首次覺得自己長大了，和母親平等，過着大人般的生活。

我也沒發覺那次行程對我有太多難忘，直至最近，十九歲的她要求和我再一次去一個屬於兩人的旅程，她抱怨已久未再嘗那滋味，還細數當年行程的點滴樂事，我才發覺她是那麼懷念母女倆無拘無束的旅程。的確，那行程實在令人回味，相信會一直長留在女兒的記憶中。

有位年輕女同事約滿後和母親兩人同遊南美。她回來後，我問行程如何，她淡然地回答：「媽咪開心囉！」是母親珍惜和忙碌女兒獨處的時光！所以必須在子女還小時同遊，行程才會浪漫。他們長大了，沿途只會按手機和朋友聊天，令你旅途落寞。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黃鎮昌獨自帶著三歲女兒小悅到台灣環島遊，他的方式是踩單車，單車後拖著特製的嬰兒車。父女倆一起看花海、吃雪糕、看稻草，互訴心聲。這旅程是他送給女兒的禮物，他平時工作忙，少時間陪伴家人。他鼓勵其他爸爸：「人生只有一次，孩子長大了不能重來，不要做留白的爸爸。」

網人網事

理美美

有些外國記者的眼光真是敏感又獨到，最近的例子是五月六日《紐約時報》網站有一篇報道說：在中國，豬在飛，或者說差不多是在飛。

這位「差不多」記者真是有點意思。他觀察中國的渠道之一雖然跟小理的「網人網事」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他的興趣所在及觀察角度可謂在全球同行中獨樹一幟，新人耳目。試聽其說：「中國的豬產量已佔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網上圖片和新聞報道顯示，培育出一種會飛躍的『兩棲豬』是中國可以在全球稱霸的又一領域。」令人快樂的是，這裡的「全球稱霸」之謂並非驚悚之意，因為他接着話鋒一轉：「水上運動豬並非中國獨有。澳洲有一個培育出水豬的家族。在巴哈馬群島，你可以在浪花裡和牠們嬉戲。」這還不算，他接下來說得就更輕鬆而「知華」了：「不過，中國的農村企業家把這種消遣變成了旅遊項目和豬肉的賣點。支持者說，跳水豬更健康、更精瘦、更美味。」

與子女獨遊的浪漫

到母女一起去旅遊，爸爸獨自帶年幼兒女旅遊，就不簡單，需要很大的決心、耐性和愛。

獨自和一名子女去旅遊，對孩子來說其實有莫大意義。我在女兒十歲那年的聖誕假期，丟下家中一大一小兩個男人，兩人去了名古屋旅遊。女兒雖然在大雪天出生，但在有記憶後的第一個白雪天，是在這旅程中所見。我們一起去居酒屋喝東西；一起泡溫泉；一起玩機動遊戲；一起互擲雪球；一起聽聖誕演唱；一起吃拉麵……雖然只是短短四天時間，大家卻是如此親近。對孩子來說，平時忙於上班的母親，現在完全屬於自己。那個行程，她首次覺得自己長大了，和母親平等，過着大人般的生活。

快樂的「讓豬飛」

「讓豬飛」的記者真是有點意思。但在「網人網事」中，小理發現，也還真是有些外國記者，他們的涉華報道不是「讓豬飛」而是「讓豬黑」。他們某些涉「豬」的報道不是讓大家快樂而是讓大家鬱悶——甚至讓大家憤怒！例如今年一月八日的俄羅斯報紙刊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中國人對豬的偏好威脅全球》。這篇文章的「威脅全球」，說實在對人不敢苟同，但此說又絕非孤證，因為在這篇文章中還報道說，「英國《經濟學家》警告稱，中國人對豬肉的趨之若鶩會給英國乃至全球帶來嚴峻的經濟及生態後果」。這也就是說，無論是俄羅斯還是英國，都有人認為「中國人吃豬肉會威脅全球生態」，這是危言聳聽還是有些道理呢？

路透社美國芝加哥二月八日的一則電訊完全沒有陷入這類沉思，它最關心的是「由於『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問題，中國至少禁止從二十五家美國企業進口豬肉，其中包括美國一些最大的屠宰場。」它還說：「據搜豬網介紹，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豬肉需求減少百分之十。與此同時，中國的生豬產量正在增加。中國專家說，有跡象顯示中國的養豬潮可能過熱。」

小理認為，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能夠調節一切，一切皆有可能。但我們中國人不斷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希望與權利是不能夠「被豬黑」的，「人所共有的，我都具有」。還是「讓豬飛」來釋放我們此時此刻的快樂心情吧！